北史

七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頓辱

信州府學刊

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鑒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

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朞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緦麻爲之

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衰而弔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柩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臣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朞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

從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

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為内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傳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絶不自勝任但虚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

曰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内外在州貪惏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叙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万計騰爲言

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旣揔軍省求欲無厭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鎭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幷贍其家至明帝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旣慱極羣

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万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
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竝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
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
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
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
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
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
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
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
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

顯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儒孝靜時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博聞

之士爲之師傅匠以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部職謂禧曰
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部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
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誡勗出爲
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又以濟陽王鬱枉
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誡之後禧朝京師詔以廷尉卿
李沖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
城王隸戶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
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
明樂女廣陵王羽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
王雍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

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
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
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
食邑三千户自餘五王皆邑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
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
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
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君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
下復成被髮之人朕甞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
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
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

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何為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辭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兄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恒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為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娉以恣其情

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諱比纏尩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既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臥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

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欻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柏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

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

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家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
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弟昌
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附屬籍後復
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
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為咸陽王
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為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
謀舉州入國為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
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
為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為將領窺覦邊服尒朱榮之害
百官也樹時為郢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

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禄大夫張安期説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欷初發梁覲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鄉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

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梁
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
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爲咸陽王迓景使爲魏主未
幾景反曄字世茂梁封爲桑乾王卒於南垣一名穆字延
和傲很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爲道路
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
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
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爲驢王禧誅後坦兄翼樹
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求安初復本
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

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
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
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
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
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在
原之義翦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宗師司州牧
雖禄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
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
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

不出秋冬獵雉兎春夏捕魚蟹鳥鴈大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為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説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篤愛諸弟以幹捴戎別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親餞於郊誡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為長史唐茂為司馬盧尚

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政理律外重刑竝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屏左右誡之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謚曰靈王陪葬長陵子謐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悖禮愆常詔曰妾於女君

猶婦人事姑舅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
猷可付宗正依禮正罪謐在母喪聽聲飲戲爲御史中尉
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爲岐州刺史謐性暴虐明帝初臺
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
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
數日閉謐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内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
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
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
將軍王竫馳驛喻之城人旣見竫至開門謝罪乃罷謐州
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謐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

坐歐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為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尒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諶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之諶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

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爲其父靈王愛其弟謚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歷位司空太保太尉録尚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懿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謚弟譚頗強立少爲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讞貪暴無禮位大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爲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爲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録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

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及令羽歸望其稱効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季文臨朝堂考羣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

羽曰汝功勳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
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
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
邪僞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計叔
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
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
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懃謹夙夜數辭以疾
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
尉羽曰卿恭懃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
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

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彥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第初孝文引陸叡元賛等前曰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

知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王卿等子弟不免面牆也陸叡
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
也帝大悦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之
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帝曰我爲
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
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誡歟宣武即位
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内面授司徒請爲司空乃許之
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爲俊興所擊積日祕匿
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惠子恭襲是爲節閔帝
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

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
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太傅錄尚書
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爲
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
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
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謚曰容欣
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
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倣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兒
之深淺然觀其任眞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潁川

王或說雍待士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
聲名何爲改封高陽後爲相州刺史帝誡曰爲牧之道亦
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
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
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
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
領太尉公別敎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
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發
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

殺雍以閤侍中崔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正請返私門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竝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乗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録尚書事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乗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摠攝內外與元叉同決庶政歲禄粟至四万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

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顥妹欲以為妃宣
武初以崔顥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
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
雍敺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
鵝自至宮內料簡四人冐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
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雍識懷短淺
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
褫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乂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
字昌顒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
王謚曰文子斌襲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

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為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準例降爵為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万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

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
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
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
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
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爲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
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譽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
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琱琢一
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
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
人乏之秋何容方退後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

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繖遂住而賦詩令示勰曰吾
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時
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
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
責吾耳詔贈勰所生母潘氏為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
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
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竝異同而建此
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
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
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帝親講喪

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沖蒙早登
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
解浮疏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
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
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
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於是親勤大衆須臾有一大鳥
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勰言於帝曰始
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
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
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

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勰為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為家人書於勰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勰內侍醫藥外揔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

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寢便欲進藥勰以
帝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壇於汝水濱依
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爲帝請命乞以身代帝瘳損自
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
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
之禮以勰功爲羣將之最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
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揔攝六師時帝不豫勰辭侍疾無暇更請一
王揔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
帝至馬圈疾甚謂勰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

付況親賢不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脣每跨時要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朝纓恬眞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宫遏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

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輿於郡聽事得加
斂櫬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
詔徵宣武會駕崩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
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
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
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武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
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
至於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
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
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

追勰內雖悲慟外示含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之過勰上謚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既葬帝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

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勰還朝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録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常在左

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覽政時將初祭王公竝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挹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詔乃為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作蠅賦以喻懷又以勰為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為書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

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爲三十卷名曰要略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凶愎又肇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産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

登輦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寃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屛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爲舉哀於東堂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

爲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謚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閔節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劭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啓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

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子韶字世冑好學美容儀初介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爲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刀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

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膂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慧
政好儒學禮致才彦愛林泉脩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剃
韶鬚鬢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
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
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
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
十九家竝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
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巳下竝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
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
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

甲都下爲之乆不食魚世哲從弟黄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黄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竝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宣武覽政爲中大將軍録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尉領司徒侍中録尚書事如

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嗷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荅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即茹皓妻姉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綢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

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万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

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爲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

奔赴賵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
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
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
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
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
婦大家女門户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
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
近歎怪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
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爲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
名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等州乃復顥

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頻破賊解豳華之圍後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武泰傳爲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介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顥太傅顥以葛榮南侵介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爲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爲顥所禽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屢尅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

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又酷儉公私不安莊帝與介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轘轅出至臨潁爲臨潁縣卒所斬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閶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暠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衮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頊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恌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體帝皆爲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

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
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
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
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
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
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
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
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
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
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

射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餘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累病數日死

初帝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日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宣武初爲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

寢亂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荅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

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
侍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
内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
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暮爲殺害主上遂爲壇於信都
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
皇后孝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
守愉知事窮携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
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携李手
盡其私情雖鏁縶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
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尊於

是歔欷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
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
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
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
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
怒不形於色太和　年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
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
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
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録囚

徒以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
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
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
丘明以為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
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
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
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孝
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懌詔裁門下之
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

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懌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己任領軍元叉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以黜之為叉所疾叉黨人通直郎宋維希叉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懌以忠

而獲誇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叉與劉騰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懌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為之劈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闕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孝武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俶儻難測悅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朮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

小人之所逐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
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悦之出也妃住於別第
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悦事故妃病杖牀蓐瘡尚未愈
太后因悦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
病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
河王懌為元叉所害悦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
之盡其私佞叉大喜以悦為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
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
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　悦
乃為大剉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

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及尒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爲魏主號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神武旣誅尒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旣至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子頼與父俱奔梁遂卒於江左

皇子桃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斂於華林東閤堂葬于文昭皇后陵東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塋徙窆之北崗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摽令望延明學業該贍加以雅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於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遄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橈敗實尸其關武宣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慮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佗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貫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閒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鵠鴒奢淫自喪雖禍發青蠅亦行貽伊戚顥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

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問晚致顛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鍾屯詖始遘牆茨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危權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蓋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内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八　　北史二十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弟子羅辰 羅辰曾孫仁之

尉古真 從玄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王建

羅結

婁伏連 曾孫寶

閭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頻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桓帝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桓帝匡助晉氏操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統國御衆威禁大行國無姦盜路有頌聲威武所向下無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忩遠濟靡離其殃歲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

士鄴洛搆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交刃千里長虵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幷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瀛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欲求外救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轂等馳奉檄書星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勳亦攘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藩馮瞻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禄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

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慼歔欷悲痛煩冤載呼載號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夫時晉光熙元年也皇輿初雍州別駕鴈門叚榮於大邗揺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略附於傳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懃安樂亭侯衛崇衛清竝都亭侯衛沈段繁竝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為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竝勇健多計桓帝竝以為將常隨

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竝見委任衞操卒後俱爲左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雄澹竝爲羣情所附乃與劉遵率烏丸晉人數万而叛劉琨聞之大悅如平城撫納之欲因以滅石勒後爲勒將孔長所滅

莫含鴈門繁時人也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含音訛或謂之莫回城云子顯昭成世爲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爲大將以

功賜爵東宛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万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頗怠賜死題弟雲好學善射道武時常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謚敬公

劉庫仁字没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

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衆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下衛辰怒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畤先是慕容文等當從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丁零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謂

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顯既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驎驎徙之中山羅辰即宣穆皇后兄也顯既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強每謀逆羅辰輒先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子尒頭位魏昌癭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尚粗涉書史歷位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

長者内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中或撾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殺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仁之伯乞歸眞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曾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瞑不見亦不

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末除主客
尚書孝文初位東雍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
好周人之急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
嵩事事資遣宣武時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黄河以
通船漕授龍門都將歷年功不就坐流元暉僭立授大鴻
臚卿子挑湯位終奉朝請
尉古眞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
肆逆古眞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古眞泄其謀乃執拷之以
兩車軸押其頭傷其一目不服乃免之後從平中原以功
賜爵東州侯明元初爲鴻飛將軍鎭大洛卒於定州刺史

子億萬襲古眞弟諸以忠謹著稱從道武圍中山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諸兄弟竝毀目以建功効誠可嘉也賜安樂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武時攺邑遼西公卒第八子歡襲諸長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右爲大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檀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即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加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與太宰常英等録尚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曰今去都不遠而旋虜必疑我有內難方寒雪宜更進前帝遂度漠而還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薨

謚曰莊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求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効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爲妻元所害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慶賓後拜肆州刺史時尒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襲之拘還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憂還都尋起爲光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直後司馬子如

執政瑾娶其甥皮氏爲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中齊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天保中累遷七兵尚書侍郎孝昭輔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祚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遥和士開竝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後爲尚書右僕射卒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遥奏聞遂命撤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人瑾又通寡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慙

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賈彥始
者儀望雖是儒生稱堪充聘陳使司徒左曹祖崇儒文辯
俱不足言將爲當世莫及好學吳人搖脣振足爲人所哂
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
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重便
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瞋罵既居大選彌自驕
很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靜
忿而發之子賤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初瑾爲聘梁使梁
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爲宰相瑾出私謂人曰
此公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爲陳使主兼散騎常侍

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鐃吹昭復謂人曰二年當死果
如言焉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
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
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謝笑太武見其効人舉措忻
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
攻冢地干爲索所縮折脅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
郡公謚曰惠子長壽位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
涇州刺史古眞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爲武
衛將軍時領軍元叉執權百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
尋出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匹

令深聿拒不受又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効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少以盜竊
爲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
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
顯若知之雖刀劒刳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
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
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爲逆今
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
植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
踰陰山復幸賀蘭部道武爲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

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衞王儀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祕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述義不克曰丁曰此當矣乃謚丁公初道武避窟咄難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阬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遂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謚曰靜子眞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納文明太后姊位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孝文追思崇

勳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眞選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眞子泰本名石洛孝文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後爲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爲定州刺史初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爲恒州許之泰不願遷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爲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煥郭門不克走

出爲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誅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得還爲太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録所得萬餘卷魏末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遂留弟觀字闔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明元中位爲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遺漏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太武監國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太常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

謚曰文成大武即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殷勤以為自道武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子壽襲爵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大武愛重之擢為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内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屢逢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録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大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公輿駕征涼州命壽輔景穆摠録機要内外聽焉次雲中將濟河帝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謂壽曰

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
漠南殄之爲易牧田訖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
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
證非虛言也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
京邑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
保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
大損傷故不追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
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
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隷夫妻
竝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爲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謚曰文

宣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爲太子四輔卒子伏干襲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謚曰康無子伏干弟羆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剋勵後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羆以吏人懷之並爲表請孝文皆從焉羆旣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羆恩德孝文以羆政和人悅增秩延限後徵爲光祿勳隨

例降王爲魏郡公累遷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羆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爲編戶卒于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恒州刺史羆弟亮字幼輔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兇悖氐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氐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于時復

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為冀州中正長孫嵩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尚書陸叡舉亮為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為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朞月孝文毁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脩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羣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毁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

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沖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卜筮又以去歲役作為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人力彫弊且材幹新伐頗待餘年帝曰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脩短命也蓍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

等曰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
遂命讀奏案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
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
津泛舟幸石濟亮諫曰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
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有不測
之慮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罷預穆泰反事覺亮上表自劾
帝優詔還之令攝事亮固請久乃許之後徙封頓丘郡公以
紹崇爵宣武即位拜尚書令司空公薨宣武親臨小斂贈
太尉謚曰匡子紹字永業尚琅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
位祕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

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歷衞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稀造人門領軍元乂當權薰灼曾往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及靈太后欲黜乂猶豫未決紹讚成之以功加特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乃起除侍中託疾未起故免河陰之害莊帝立介朱榮徵之紹以為必死哭辭家廟及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為王給班劒四十

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
敬紹又恃封邑是獎國王臣坐待之不爲動膝獎憚其位
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年除
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
尚書令太保謚曰文獻子長嵩字子岳襲爵位光祿少卿平
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正國子平城早卒孝
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
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衞監文成崩乙渾專權召司徒
陸麗麗時在温湯療疾多侯謂曰渾有無君心大王衆所
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害多侯亦見

殺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薨子龍兒襲爵降爲公卒子
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
名然而矜己陵物頗以此損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
助教弼辭以爲屈帝曰朕欲敦勵冑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涅
豈能相汙弼曰既遇明時恥沈涅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
入帝曰朕與卿作州督舉一主簿即命弼謁之因爲帝所
知宣武初爲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
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謚曰懿翰弟顗有才力以侍御郎從
太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涅陽子拜司衛監從太武
田峄山有武突出顗搏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武顗

乃過之後從征白龍討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文成時為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文成以顗著勲前朝徵為內都大官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子寄生襲崇宗人醜善道武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勠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東蕃子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簞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騧騮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簞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簞簞捽

其鬚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簞懼遂奔衛辰及道武滅衛辰簞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羣盜並起斤與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至大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爲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簞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

召入天安殿東廡下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
堂録決囚徒明元大閲于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
於石會山車駕西廵詔斤先驅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
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万機拜天部
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爲
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宋廢主義符立其國内離
阻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
大將軍行楊州刺史率吴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
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廵
次中山斤自滑臺趣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兗豫諸郡還

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武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爲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城秦雍氐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請因其危平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粮竭馬死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爲主守平涼斤恥以元帥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己乃舍輜重追定於平涼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粮乏水乃

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將娥清劉拔爲定所禽後太武
剋平凉斤等得歸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
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爲公太延初爲衛尉改爲恒農
王後爲万騎大將軍太武議伐凉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
爲不可帝不從凉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又以斤元
老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聰辯彊識善於談論遠
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
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眞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
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觀襲
爵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

爵秩將收孟明之効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
降他觀爵爲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中孝文追録
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
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爲
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
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
爲幷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即位念前功以
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又飢胡劉武等聚黨叛明元假建前
号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万餘級餘衆奔走投

沚水死水爲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爲

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易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興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絶其粮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容貌清整号曰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兖輟不爲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謚曰襄賜葬金陵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内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道武崩清河王紹

閉宮門明元在外紹拘逼俊以爲己援外雖從紹內實忠
款仍與元歷磨渾等説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車路頭
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爪牙及即位稍遷衛將軍
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刀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
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刀匕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俊
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
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
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
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
王謚孝元賜溫明祕器載以轀輬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

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賵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卒明元命其妻栢氏曰夫生既共榮没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栢氏乃縊遂合葬焉俊既爲安城公俊弟隣襲父爵降爲丹楊公位尚書令涼州鎮大將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坐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暐爲苻堅所滅屈友人公孫眷妹没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爲妻庫仁貴寵之同隨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奉侍性端

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武徵兵於慕容垂同頻使
稱旨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從征姚
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阬東西三
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
如此則寇内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
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窘滅而不
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明元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
嵩並理人訟又詔同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
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
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欲脩大嶺山通天門

闢又築城於宋子以鎭靜郡縣護嫉同得衆心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爲左輔及即位進爵高陽公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丕明元時典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丕自劾不能訓子帝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閱家法脩整爲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爲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謚曰恭惠丕弟原雅性矜嚴沈勇多智略明元時爲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爲將鎭雲中蠕蠕犯塞原輒破之以功

賜爵武原侯加魯督兵將軍太武即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為五道遷尚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為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万弟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為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為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為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

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因爭斤猶以馬死爲辭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爲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爲援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爲王卒諡曰襄頡爲將善綏士衆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

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爲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脩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警於栢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爲將有謀略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爲

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俟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冤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川之人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爲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寧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道武

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建凡迴時
爲大夫諸子多不愼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其訐直
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衞辰破之爲中部
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
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粮遣歸令中州之人咸
知恩德建以爲寶覆敗於此國内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
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
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阬之帝既而悔焉并州既平車駕
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
衞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

剋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栢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驎爲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徙眞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虵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

摠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
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
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築城即号曰羅侯
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二十卒謚曰貞子
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
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玄
鎮都大將卒謚曰靜陪葬金陵子敢襲爵位庫部尚書
卒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爲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
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於柴

辟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即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爲王後鎮統万薨謚恭王子眞襲降爵爲公眞弟大拔封鉅鹿子大拔孫寶字道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歳考爲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因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笑曰晏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即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爲內應

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求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敕寶與行臺長孫子彦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爲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閭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陽公主賜爵其思子

與弟並爲上賓入八議明元即位爲內都大官進爵爲侯宜城王奚斤之攻武牢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太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太武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害帝梁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介山以告帝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

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魏附臣至跋以才辯知名道武擢爲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筭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爲尚書鎮鄴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爲平原太守道武寵跋於諸將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脩虛譽炫曜於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勸勵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

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後太武幸豺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為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介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坐出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既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

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
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北
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道武
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
絕婚與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唐小方
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帝許
之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
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遙賜狄干爵
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

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李栗鴈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北栗少辯捷有才能兼將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受其勢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栗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笑唾任情道武即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卑謙之禮自栗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爲武牢鎮將爲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尚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

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相稷之際王迹未顯操合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為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眷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款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從享于廟抑亦尚功世載公卿弈弈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衄之責已赦封尸之効彌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臨邊

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
磾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
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翰赫連昌摧宋氏衆遂爲名將
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
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建位遇既高許以
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枝附葉從子孫榮祿婁伏
連閭大肥並征伐著蹟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干
李栗奚眷有忠勤征伐之効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
亦各其命也

列傳第八

北史二十　　方洽周益校正

列傳第九　　北史二十一

燕鳳　許謙　崔宏 子浩

張袞 弟恂　鄧彥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嘗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

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
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
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
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
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
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
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苻
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
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
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

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為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命謙為書遺

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寶敗佛嵩
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幷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
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子洛陽襲爵
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
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悅
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暐爲黃門侍郎並
以才學稱宏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收冀州虛
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入爲賓友
衆務脩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

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材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為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與鴳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為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為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摠機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

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
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
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
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
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
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
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
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時
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摠而裁
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

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辟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

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為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

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
掠河内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
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
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
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
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壽拜
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太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
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
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
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

功臣以次配饗廟廷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總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

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兎在後宮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際須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

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
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
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
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旣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
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户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
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
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紬等初姚
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
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
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

傳説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説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

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

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
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
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
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
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絶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
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
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
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
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
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

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
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
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
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
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
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
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
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
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
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治四海自與

羲農舜禹稷契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讎恥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擷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两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釁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

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爲滷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翦瓜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

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　王庭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
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
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
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
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無
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
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
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
者以充賓友入揔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
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此乃万代之令典塞

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漸一紀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覆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尠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揔己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迩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

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墟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
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
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
於汝曹國王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
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
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
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
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
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
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

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
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
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
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苻
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
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
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泝河東走若或
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
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爲相州刺
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

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皐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眞君而學不稽古爲吾撰列王者政典幷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晳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

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
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為難唯浩
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
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
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
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
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
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
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
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山奄擊不意風道

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入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䴥二年議
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
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
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已巳三陰之
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
於上又群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
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
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
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
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

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佗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尠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

叛隷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

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旣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衞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

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
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
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
寬來以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
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
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斃可一舉
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
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
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
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

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産車廬數百万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万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一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旣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蒼卒不及束帶

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胷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

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絶其鄉導足以挫其鋭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

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
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
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
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
之曾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
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
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
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
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
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

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上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荆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効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楊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

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

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

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還浩司徒時方士初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

啟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
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
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
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
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
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
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
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
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
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

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為純臣然繼父脩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圍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

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万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摠理史務務從實録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摠焉浩有鑒

識以人倫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
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
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
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
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獲
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
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
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
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
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

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後以

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綵布各千段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斃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

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眞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

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
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
人撫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晃繼范亨黃輔等共參
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郄標素
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
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
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
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
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
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

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釆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壻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

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悟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眞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

闡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
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
親没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
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万衣則重錦
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
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
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
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恱與范
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恱法衞瓘而俱習索靖
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恱傳子潛潛傳子宏

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
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爲世摹指行押特盡
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
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
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
綽録於允集初宏父潛爲兄渾等誄手筆本草延昌初著
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
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
摹搨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
爲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

名歷位秘書監賜爵貝丘侯樂安王範鎮長安選舊德之士與範俱以徽爲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寬歧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

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欵見浩浩
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来疎族獨得不坐遂家
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第覽妻封氏相
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崤地嶮人多寇劫
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
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禄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
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恒農出漆蠟竹
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産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
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
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

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内秘書中散班下詔命又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沖李元愷程駿等終為名器承明元年遷内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脩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為侯為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春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爲黄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没唯敞妻李氏以

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鐘字公祿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亂辭訴累歲人士疾之爾朱世隆為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朏好學有文才為京兆王愉録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

宏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

好學有文才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
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
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
之既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
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
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
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
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
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
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

疊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納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爲峯以記功德乃命袞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遷給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荅晉將郗恢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

溥聚黨為逆崔暹答書不允並純本言故怨之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純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鍾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懈

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三
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爲周
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況一州后從之乃止
轉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
子倫字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
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荅匈奴
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
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
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玉帛之辰
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

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
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衮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衮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
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
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皋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
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
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恂當官
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爲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
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
皋侯謚曰宣子純字道尚襲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燕陳

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子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為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為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

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佗役効命垂乃用為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内史彥海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再遷尚書吏部郎彥海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是彥海所為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彥海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為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賜彥海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子顗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

學撰述國書頌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詔行所詔頌爲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爲侯卒謚曰文恭子怡襲爵位荆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爲太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謚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儁偉仍屬權輿揔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

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為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不免其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列傳第九　　北史二十